

報導文學、短篇小說、散文、新詩

第二屆大武山文學獎【三】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編印

【報導文學】

江海	尋根探源話保刀
陳進成	東港的神將鎮頭
黃柏達	與茶有約
林世治	排灣傳統婚禮
蔡娛鏗	追夢——小市民的心聲

【短篇小說】

吳億偉	一九九九的最後一天
李佳倩	鍾家媳婦
岑樓	天造地設
小生	阿東選議員
徐美芳	生生不息
董香櫨	爭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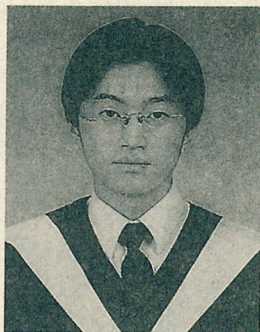
曾臺城	三間屋
尹次屏	長巷
莊坤成	來自遠方的另一種期待
鄧秋燕	流浪狗小黑
顏良益	龍鑾潭——恒春的明鏡
劉古純	阿招伯
張月環	比賽

【新詩】

黃慶祥	檳榔西施
張月環	二〇〇〇年夢三部曲
王芹又	斷簫天使蘭亭的翰墨韻事
楊蕙鈞	新嫁娘
邱國忠	千禧曙光下的萬花筒
林麗鐘	禱之中
吳順文	龍磐——戀
馮益宏	老鷹之歌
王詩舒	憂鬱、遺忘手機的一天、23歲的自言自語

短篇小說

— 第一名



吳億偉

◎ 現為花蓮師院語教系四年級的學生。
◎ 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第二名，
生態文學獎新詩參獎。

一九九九的最後一天

8:00pm

收音機傳來跨年演唱會的節目轉播，主持人和剛剛熱歌勁舞完的張惠妹正向所有的觀眾聽眾打招呼，我無聊也似的跟著大喊了一聲嗨！反正整家店就只有我一個人。

人都到哪裡去了呢？空曠曠的店面沒有人的確是怪恐怖的，我開始後悔答應幫小月擋一下讓她蹺班去了。

但誰叫她的眼神是如此誠懇呢？又是如此的低聲下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不斷發射像流浪狗乞求食物一般強烈的電波，跟平常大刺刺的她完全不同。朋友說我總是心軟，唉！結果我就看著她換下紅綠相間的制服，穿著一身花花綠綠，坐上男朋友的哈雷機車，和一群人不知道哪裡去狂歡了。

我如往常的點收一切的進貨和存貨，櫃子上的商品依舊面無表情。來回巡視，總覺得它們總偷偷在我背後張開包裝紙上的眼睛，隨著我的身影來回望著，被人窺望令我感覺不自在，尤其是在無人的店裡，我的背脊寒冷的涼了一片，拿著點貨單雙手不自覺的緊握著，狠狠地捏緊那七元一支的秘書牌原子筆。

有些同事覺得我這樣讓自己神經兮兮的實在很無聊，但是在這無聊的工作中，想像力是很重要的東西，不然每天看到這些一成不變的擺設，心情不久後也會被制約，就像史基耐箱子中的白老鼠一樣，沒有什麼想法，只知道搖鈴就有東西吃，很多同事被這面玻璃電動門分隔成兩種心情，其快速變換的程度比起四川的變臉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店裡不常看到的燦爛笑容，可以下班後才一步出大門，連電動門都還沒關好，在公共電話前看到那笑到攏不起來的嘴巴。但我覺得最誇張的還是小月，有一回她被男朋友載來上班，在門外還笑意盈盈的，卿卿我我臉上佈滿甜蜜的細胞，在玻璃門前還看的到她餘盪的喜悦，可是才不過一進門，她的表情就像通過了一層結界，所有的愛意都被隔在外頭，淡淡的嘴角一撇，跟我說聲嗨。小月常說：「如果我的錢夠花，死都不要來做這種扼殺想像力的工作。」

小月常常跟我排同班，所以我常常聽她說一些她的春秋大夢，每當店裡沒有人的時候，她喜歡去翻那些沒有包塑膠膜的時裝雜誌，喜孜孜的拿到櫃臺嚷著要我看那些模特兒穿的衣服，幻想著自己也能穿上那些我們三個月的薪水加起來也買不起所謂「走在流行尖端」的衣服，我實在看不出那些衣服哪裡好，尤其是那些專家的估價更是讓我咋舌，動不動就上萬美金的，有一回我看她指著一件比基尼的泳衣，直道這多好看多有質感，可是在我覺得這件泳衣實在是再普通也不過了，就像那種你到游泳池旁可以看到膩看到煩的廉價泳衣，有的

只是呆板的樣式和可笑的花色。我搖搖頭對它嗤之以鼻，小月不服氣的告訴我這件泳衣的價錢，我見鬼般的大叫起來，天啊！六位數的美金，這一點點的布料就要那麼多錢，那我也要去設計一件再找個人來買，進帳的鈔票就足以讓我下半輩子不愁吃穿了。小月說我不懂，憑我這樣腦筋簡單的人那能瞭解衣飾設計這種超凡的藝術表現，只有像她這樣「走在流行尖端」的妙齡女子才能夠體會，在伸展台上模特兒的表現是美的極致演出。也許是因為我是讀理工的，腦子裡只有莫耳、安培、微積分等聽來硬邦邦的東西，不像小月讀文的，總說自己有一顆天真善良脆弱敏感的心，對於美的事物有不同於一般人的體會，可是我看她想像著自己是伸展台上的模特兒的時間總是多於討論模特兒身上的衣服。

她一向愛半強迫著我說她穿上那些衣服一定很好看，如果我說還好，她就會嗤之以鼻的說：「哼！你這個沒有想像力的傢伙，一點都不懂！」哼！說起想像力我想我可比她好多了，她整天的想像力就只鎖在那幾本 *NONO*、*BEAUTY*、*COCO* 那些雜誌上，我可是將整座店面當作我的舞台，所有的物品都是我的演員，每天上映不一樣的戲碼，我可以是恐怖片的主角，跟冷藏櫃裡的綠茶紅茶麥茶烏龍茶妖怪大戰，我也可以是浪漫愛情片中大情聖，周旋在關東煮和御飯團之間，不管何時，在店裡的情緒都不一樣。上回我憑想像力和店裡的東西大演

「鐵達尼號」，正演到最精彩的一幕，我深情抱著 Rose，站在船頭迎著風兒，突然一位顧客打斷了我，指著我手上飾演女主角的 XO，無情地在我面前就把她買走了。

想像的時候，我總像白痴一樣發著呆，一回小月把我喚醒，問我在想什麼，我興奮的告訴她剛剛我和肉骨茶麵及味味排骨雞麵在下跳棋，戰況十分激烈，她只是皺著眉頭，用手摸摸我的額頭：「你沒發燒吧？」

9:00pm

當我說我自願在今天值班時，店長感動的快哭了，因為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誰還想傻傻的待在屋子裡，不出去好好狂歡一下怎麼行呢？早就把假都放完的小月在前幾天拉我來一起來值班，她說什麼跟我一起值班比較好玩，要我今天陪她一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變得那麼偉大，隨便就答應她。（不過現在想想，她好像只是找我來擋擋班而已，自己要溜出去玩，唉！被騙啦！），室友們說我腦筋壞掉了，早在一個星期前他們就已幫我安排好今天晚上的行程：八點到十點錢櫃 KTV，十點到十二點陽明山，十二點十分到三點貓空，三點十分到六點去看海（地方不拘），突然覺得很累，光是看到行程表的時候我的疲勞就爬上了背脊，室友們很興奮的說著那天要怎麼玩，要怎麼好好狂歡一下，我一直問著他們，怎麼可能十分鐘就從陽明山到貓空，再由貓空到有

海的地方？他們沒有理我，腦子裡全是狂歡的情景，還有人在策劃一定要邀別班的班花一起去，感覺好像畢業旅行一樣盛大似的。隔壁寢的同學過來串門子，嚷嚷的說要跟，我問他你隔天不是有四科考試要考嗎？他賊賊的說準備好了，從書裡拿出幾張小紙條，上頭滿滿是方程式和化學式，一副不得已的樣子說：「唉！這麼多，我哪念的完？」我只是笑笑的，不能說什麼，我也不是沒作過弊。

店長差一點就要抱著我跳起來，許多像我一樣的打工族都不想在那天值班，每個人計畫好的把假排在那天，叫店長也沒輒。我原本可以放假的，不過，又是我心軟的個性使然。店長拍拍我的背，說我「以後一定很有出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已經不多了，其實整家店他最欣賞我」之類的話，我覺得我笑得有點虛偽，不過店長也不太注意，咕嚕嚕地又說了一串：現在的老闆真難當，不但員工難找又難搞，動不動就拿什麼勞基法要一大堆的福利，弄得他頭都痛死了，想當初在他做便利商店這個職業前，住在別人的店裡當小學徒的時候，師傅說什麼就是什麼，老闆要怎樣就怎樣，哪有那麼多自由可言，任勞任怨一個月也不過幾千元的薪水。說到這裡，他如學者一樣進行現況剖析，直說現在的法令對他這種一半老闆一半職員的工作角色一點保障都沒有，又要聽人話語，又要安撫屬下，薪水也沒有加倍。感嘆的搖搖頭後依照慣例開始重述他那筆路

藍縷的辛酸史，什麼跟老婆離婚後，付了一大筆贍養費，全部的財產只剩這家店，自己是多麼含辛茹苦撐了過來，為了養活兩個小孩，多麼拼死拼活，以為加盟了這個連鎖的便利商店日子會好過點，其實不然，錢很難賺，要我好好讀書。他越說越激動，就像電視上的立法委員被打了一巴掌的反應一樣，我只有點著頭。其實這些話店裡每個人都聽過不下三、四次了，幾乎都會模仿倒背了，不過店長只是囉唆點，人還算不錯，尤其像我們這種工讀生，一到期中或是期末考的時候，他總是很諒解我們「突然」的缺席。

店長塞了幾百元給我，說是謝謝我的「見義勇為」，他說晚上大家都出門了，店裡應該會很忙，要我多注意一點。可是，門可羅雀，我孤獨的坐在櫃臺，來去的客人用十根手指就可以數的出來，我從雜誌區看到微波爐，又從微波爐看到書報架，又從書報架看到置物架，又從置物架看到冷凍庫，又從冷凍庫看到小蒸籠，又從小蒸籠看到影印機，最後從影印機又看回雜誌區，思樂冰的機器依舊運轉著，唧唧叫個不停，烤熱狗旋轉時發出的香味，慢慢擴散開來。我用右手托著臉，左手叩叩地敲著桌子。時間在店裡慢慢流逝，整家店像個大沙漏一樣，所有的貨物都成為裡頭的沙粒，一顆一顆的落下來，我數著數著，莫名的聽到身邊有流水潺潺的聲音。

為了不讓自己睡著，我起身再去檢查貨品，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做這件事情了，真後悔沒有帶書來看，有機化學的老師叫我要小心點，若是拿我的期中考

和報告成績平均下來，期末考可要考上九十分才會過，天哪！九十分！我從小之後就沒有拿過的成績，看著厚厚一疊的原文資料，真是欲哭無淚呀！他對我說現在學生沒有目標，不好好用功讀書，考試報告都隨便應付，畢業了什麼都不會，我看著他連珠砲似的責備，突然覺得他和店長長的有點像，大大的肚子，小小的眼睛，說話時還會嚥嚥口水，改天真的要介紹他們認識才是。

充滿喧鬧重金屬樂的跨年演唱會突然安靜下來，整家店的氣氛頓時也隨著黯淡下來，呼呼的空調送風好像被轉到冷氣二十四度C一樣令人感到寒意，就連明亮的日光燈看起來也像少了好幾根燈管一樣感覺昏昏暗暗。我揪著耳朵想搞清楚怎麼一回事，先是咳咳兩聲，一位男子的聲音從音箱傳出來，操著一口台灣國語，大聲地向大家問快樂嗎？聽聲音知道他就是那個準備參加明年大選的候選人，他寒暄的向大家問候，祝福大家今晚玩的愉快，主持人聒噪的附和著，要底下的觀眾一起大聲回答，卻只得到零零落落的聲音。那位候選人依然不為所動繼續講著話，聲音越來越激動，連麥克風都快破音了，我能想像他在台上激動越說越快的樣子，兩隻手賣力的揮舞著，脖子的青筋狠狠地凸暴出來。

他的話全都是關於政治的，實在叫人提不起興趣來聽，尤其是在這種世紀末狂歡的場合，他還在說一些他的政治理念和背景，以及以往選舉活動不平和

黑幕。雖然整體說來回應不大，但我還是聽得到一群熱烈的小聲音，對這種什麼獨立啊、外交啊無趣的話題不停搭理，這應該是他的後援會吧，不管他說什麼，他們總是近乎尖叫的大喊：「我們支持你！」，這群人一向穿著一身金黃，看起來很耀眼，除了衣服褲子，就連鞋子和襪子都是黃的，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們像是崇拜影視紅星一樣追蹤他跟著他，當主持人請他們揮揮手時，還有人拿喇叭「叭叭」按個不停。曾經在報紙上看過一句話說「政治是把人偶像化的過程」，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不知道製作單位找他做什麼的，把氣氛搞得很奇怪，好像競選晚會一樣。

接著上台的是一位我喜歡的歌手，從收音機傳來她悠悠的歌聲，我閉著眼睛聽著，小聲的和著，隨著音樂搖擺起來，第一次發現這家店竟有家的感覺，我自在的做著自己想做的事，店長不會來查班（我想他現在也在外頭狂歡吧），沒有室友們喧吵的話語，沒有小月在旁叨叨絮絮，突然很感傷，因為這個世紀就要過去了，時間是晚上的九點半。

10:00pm

最討厭客人忘了東西，尤其是貴重物品，店長要求我們要認真處理，對於所有遺留在店裡的東西都要做紀錄寫表格。在蒸籠旁找到一台手機，一定是剛剛那位穿高跟鞋，著粉紅細肩連身禮服，帶著兩串金飾項鍊，還擦著濃濃的香

奈兒五號香水，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婦人掉的，她一進門就副來不及的樣子，拿了兩個叉燒包付了錢，連發票找錢都不拿就走了，沒想到卻把手機留在這裡。雖然現在這東西已到某種氾濫的程度，對我而言，它依舊是高價的貴重物品，同學叫我也跟他們一樣辦支手機，說這樣比較好聯絡，反正又不會很貴。我嚷著沒錢沒錢，他們不耐煩的說，那你打工的錢到哪裡去了，怎麼會沒錢？

對呀！我打工的錢呢？填著表格時我想著這個問題，一個月好說我也有一萬多元，怎麼戶頭裡的錢總是寥寥無幾，我最多看看電影、唱唱歌、打打保齡球，又不常買東西，錢都溜到哪裡去了呢？世界上有種人就算辛苦工作一生也沒有辦法發財，我想也許我就是那種人，錢總會莫名其妙的從我口袋裡跑出去。我曾經幫過小月算過她一個月的開銷，發現她光是買衣服都快一萬元了，難怪要來打工，加上她外宿，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網路費壓得她有些喘不過氣，不過看她每天都很高興，也不必太替她擔心了。

我把手機放在櫃臺的抽屜裡，看看手錶，十點十分了，那個每天從補習班載小孩的媽媽應該快來了吧，即使打工快一年了，對於附近的鄰居認識的還是不多，店長要我們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但我沒有辦法像小月一樣這麼吃得開，附近的客人她幾乎都叫得出名字，知道他們大概住哪裡，職業是什麼，我覺得她都有資格出來競選里長啦。這位媽媽是少數我認識的人之一，每天都從補習班載孩子回來，星期一是一心算班、星期二作文班、星期三美術班……

（太多了我記不清楚），她五歲的兒子戴著一副大眼鏡，儼然像個小學究，偶爾來結帳時還會講英文，叫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這個媽媽就像電視劇裡一位常演女強人的演員一樣，眼角上揚目光鋒利，常常和我聊一些現在社會競爭力強，小孩若不從小開始培養，沒有一技之長，出了社會贏不了人家，就只好屈人之手下，不能成大器。她對自己的孩子很驕傲，總是緊緊牽著他的手，昂著頭離開店裡。有時想想如果我是她兒子，那她八成會氣死，一個成績平庸的大學生，到便利商店來做著「大事業」，想也很害怕，都快畢業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夠幹什麼。

自己能幹什麼呢？看著門外，時間已經是十點三十二分，我發現一對男女正站在外頭，扭扭捏捏的不知在說些什麼，兩人推來推去，女孩子臉還紅了。看起來不過高中生的年紀，不過倒也長得挺成熟的，男孩少說也有一百七十五公分吧，我疑問的看著他們，只見他們拉拉扯扯的走進店來，嘴裡唸著不停。我喊著歡迎光臨，那女孩害羞的走到冷藏櫃旁去選飲料，男孩則是故作鎮定的走向我，深深吸了口氣，拿起放在一旁的黑色小盒子跟我結帳。接了過來，刷過掃瞄器，跟他結帳，女孩偷偷瞄了眼，放下手裡的飲料跑過來，低聲的說：「真的沒關係嗎？」男孩小聲的回了過去：「沒關係啦！我爸媽去南部度假啦！相信我啦！我真的很喜歡你吶！」我假裝什麼都沒聽到，兩人向我瞥了眼，我報以微笑，跟他們說：「歡迎再來！」

他們站在門前，這次換我瞥向他們，那男生正在拆包裝，兩個人窸窣窸窣的身影看起來興奮，卻又畏畏縮縮的。好像突然察覺背後有人在偷看似的，將眼光瞄了過來，正對到我，我躲不掉只好再回以一笑，但是不知他們互相說些什麼，眼神流露著怯怯的情緒，一會兒像小偷逃離現場般跑走了，他們的反應很可愛，就像小學生做錯事情，不敢正眼的看著大家，以為每個人都知道他犯了錯一樣。高中生的愛情總是讓我想到日劇裡清純的男女，男生永遠是帥哥，女生永遠是美女，譜著不可能發生的愛情戀曲。

11:00pm

時間剛好十一點，真的這世紀的末端了，那位媽媽帶著小孩剛剛離去，說是回來遇到大塞車，搞不懂都十點多了大家還在外頭做什麼。收音機裡的氣氛越來越活躍，主持人不斷強調再過一小時就二十一世紀了，大家暴動也似的大喊，我想像小月在人群裡頭的樣子，極力喊叫，隨著音樂不停扭著，她真的是很有活力的女孩，在學校看到她總是神采奕奕，活蹦亂跳的，不過上班時就有點像洩了氣的皮球。

一群摩托車停在店門口，我有點緊張，怕是來鬧事的飛車族，手放在緊急鈴上不敢放，結果進來幾個要找值大夜班的同事，我說我今天去聽演唱會晚點

才會來，他們買了東西之後騎著摩托車離去，嗡嗡的聲響由遠而近的消息。

他們走後，店裡著了魔似的忙碌起來，客人如同山洪爆發的從門口沖了進來，一下子大人小孩老人年輕人全都佔滿了整個店，我嘴裡不斷講著歡迎光臨歡迎再來，手不得閒的包裝物品打著發票，差點忙不過來，詭異的看著這突然的人潮，找不出理由告訴自己為什麼，朋友說世紀末怪事多，這件不知算不算，因為接連不斷的人潮持續了二十來分鐘，店裡像是被龍捲風吹過一樣，頃刻咻咻變得殘破，架子上的東西少了很多，尤其是餅乾和零食幾乎被搜刮一空，或許大家都想選這個時候出去走走，看看在世紀的交接間，整個世界會不會突然來個大改變。電線竿上貼標語早已褪色，上頭「這個世紀是毀滅的世紀」的黑字猶依稀可見，也許真的天國近了，在二十一世紀來臨的第一刻，天空不一定真如同電影情節般飛來一艘艘太空船，佔據地球上的大城市，只是不知道它是來接走那些受了恩澤的人還是毀滅這個人說充滿罪惡的世界。不過我能確定一件事……這些太空船絕對不會飛到我頭上來。

從倉庫到店裡補貨上架，感覺忙了很久，看看時間卻才十一點二十二分，時間不是應該在人忙碌的時候變得快嗎？我怎麼相反過來？把剩餘的東西放回倉庫，隱隱約約聽到「阿拉木罕」這首歌的電子音樂，以為聽錯了，沿著聲音尋著，發現竟然來自櫃臺，我走了過去，拉開抽屜，那位小姐的手機正快樂的唱起歌來，我接起來喂了一聲，原本以為是那位小姐打電話過來想要知道手機

掉在哪裡，沒想到卻從另一頭傳來男人的聲音。

「你是誰？」

我被這樣的問題嚇了一跳，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

「哼！她也真大膽，還敢讓你接手機，完全不把我放在眼裡了。」那男人話裡帶著輕蔑，我覺得情況怪怪的，現在回想那的婦人略帶花枝招展的打扮，會不會是什麼黑市夫人，這個人不知是那裡的老大。心想事態不妙，趕快接口解釋：「你認識這位手機的主人嗎？我這裡是便利商店，她把手機丟在這裡了，你可以聯絡到她嗎？我這裡是……。」

他打斷我的話，生氣的說：「你這什麼爛理由啊？編也不會編好一點？聽你的聲音應該是蠻年輕的吧！你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嗎？我老早就覺得她有問題了，你們之間的事情我已經請徵信社調查，他們說我老婆的外遇對象還蠻年輕的，哼！果然不錯，被我抓到了……。」

我大概聽出端倪，這事關重大，我要好好說清楚，我趁他喘口氣的時候，趕緊搶話過去：「不是啦！你誤會了，我只是一個便利商店的員工，這手機的主人，也就是你太太吧！她把這個東西丟在這邊，我只是希望她能拿回去，真的不認識她啊！」

「是嗎？」他口氣依舊很明白的表現出對我的話感到懷疑，可以想像他在

電話那頭投來狐疑的眼光，怒火仍燃燒著電話線直衝而來。見他態度也算稍微軟化了，得要好好乘勝追擊：「真的，你可以跟你太太聯絡嗎？我們這裡是路……。」

我的話還沒說完，他突然哭了起來，這樣大起伏的情緒真的教我手足無措，安慰也不是，繼續說也不是。我尷尬的用肩膀和臉頰夾著手機，來結帳的客人望著我，我例行性的笑了笑，他拿了發票後向我問了句：「你們工作時還可以打手機啊？」我知道我的表情有點苦，堂堂連續三個月獲選最佳服務員的我竟然在上班結帳時講手機，可是可是，如果我現在掛斷的話，那另一頭的男人會怎麼想？會有怎樣的反應？我……

思緒進行一半，那男子傳來幽幽的聲音，還帶著些許抽噎：「如果你真的是我老婆的情夫，請你不要再破壞我們的家庭了，我們有三個小孩，如果你不是看上錢的話，我可以給你，我對她真的很用心，也很愛她，愛這個家庭，不像你也許只是趁年輕玩玩罷了，年輕人，就算我求你，放過我們吧！也為了你自己著想，去找一段正當的關係交往吧，不要破壞別人的婚姻和幸福。」我讓他說完，只覺得他的話也幽幽的迴盪在我的心裡，不知道該回什麼，情緒已被他不知牽離到哪了。對於這位陌生男子的心情我並不能百分之百的體會，但也替他感到難過，這種對於出軌的老婆依然深情的男人真的可以釘在十字架讓人參拜了，我要把這件事記下來，回去宿舍好好講給那些花心的室友們聽，要他們

好好學習，別在定下什麼每個學校都要交一個的「鴻鵠大志」。

他先掛下電話，嘟嘟三聲後我把手機放回抽屜裡。以前不曾注意到店裡來去去的客人到底有多少，每個人會有怎樣不同的背景故事，現在我竟然希望他們都把東西丟在店裡好了，讓我有機會從這些東西去認識每個人，腦子裡不再只有臉孔和臉孔的轉換而已。

11:40pm

我已注意那兩個男人好一段時間了，他們窩在店角的冷藏櫃選飲料選了那麼久，算算時間也過了十分鐘，竟沒有什麼動靜。不好意思直接看他們，偷偷地用眼角輕輕瞄，這兩個人應該三十來歲，其中一位穿西裝打領帶，而另一位則是穿著簡單的「恤」。見他們身形詭異，身體不覺向一旁傾想看個仔細，哇！可真大膽，我瞧見他們雙手緊緊握住，穿「恤」的那位用手輕輕撫著另一個人的臉頰，好像講著「你要喝什麼飲料呀」，另個人回以一笑，從冷藏櫃中拿出一罐檸檬紅茶，雙眼直射愛意，拉著他往關東煮走去。他們玩笑地互相捏捏屁股，挑了幾支米血黑輪和兩個御飯團，走到我這兒結帳。

不太敢直視他們，但我並不是對同性戀感到排斥或厭惡，只是看到這樣的畫面還是覺得有點怪怪的，不過他們也不在乎我，有意無意看著對方，連要不

要塑膠袋都要問三次才理我。蠻佩服他們的勇氣，就算在這種公共場合他們還是對旁人視若無睹，不管別人的眼光。走出店裡時，我特地從門裡看著他們牽著手走著，感覺他們好幸福，不過哪天如果我說我交了個男朋友的話，我想宿舍裡大概沒有人敢跟我住。

十一點五十二分，那對同性戀人走了後，店裡終於安靜下來，買東西的人群散了，不知道到那裡聚成一堆，期待著新的世紀和許多未知的到來。走出店裡，外頭的流浪狗搖著尾巴哈著氣跑過來，我蹲下來摸摸牠。同事說牠是「鎮店之寶」，聽說從我打工前就在附近鬼混，小月說牠有特殊的能力，可以聞出捕狗大隊的味道，在他們還沒到附近以前，就先跑到小巷子躲起來。我開始不相信，這實在太扯了，但是在打工六個月後，我發現每次到捕狗大隊來，牠真的就不見蹤影，或者說如果看牠突然消失了，不到五分鐘，抓狗大隊就出現了，覺得牠還蠻有靈性的，尤其看到店長，興奮搖尾巴的程度真讓人以為店長已經養了牠好幾年，其實店長從來沒有理過牠，但是牠好像知道這家店是他的一樣，寄人籬下，總要表現殷情點，牠連這個道理都知道。

風吹著對面商店的招牌支乖作響，是一個吊在屋簷民國五、六十年代圓形的鐵板，上面還寫著菸酒兩個大字。對面那間傳統式的雜貨店，老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爺爺，平常不打工時，我通常都在爺爺那邊買東西，除了順路外，我蠻喜歡聽爺爺講些以前在這邊發生的事情，他說店長這裡本來一是一間旅館

的，後來燒掉了所以改建成住屋，可是改成住屋又燒掉了，大家覺得很奇怪附近都不燒為何只有這邊燒，索性蓋消防局，可是又燒掉了，聽到這裡我很想笑，可是爺爺很嚴肅，我只好繼續認真聽下去，後來風水師說這塊地很旺，火很足，如果做生意的話一定會賺錢，當時他想買下這塊地，卻被店長的爸爸搶先買走，蓋了間商店，原本這裡有兩家傳統式的「𦍋仔店」，可是店長卻將其一改成連鎖型超商，爺爺很懷念以前兩家𦍋仔店相對的生活，他認為便利商店就要像𦍋仔店一樣，老闆跟裡頭的商品朝夕相處，熟識每個客人，這樣店才會旺才有靈氣，他說現在這種商店一點感情都沒有，請了一堆職員老闆要來就來的，還說現在生意不好都是因為這種店有邪氣，把他店裡的靈氣都吸走了，這些店都該倒掉才是。我唯唯喏喏的應和，還好他不知道我一直在那邊打工，上次我還傻傻的穿著制服去找爺爺聊天，但幸好他也不知道店裡的制服長怎樣。

風越吹越大，老爺爺的招牌彷彿要被吹下來一樣，晃動的幅度將近一百八十。這一陣怪風將路上的紙屑落葉吹的混亂，揚起風沙，我摀住口鼻，拉緊衣領，看著幾個摩托車騎士搖搖晃晃的。本來想進去店裡，那隻流浪狗卻窩在我的腳邊，用嘴蹭著我的鞋子，嗚嗚的叫了起來，像是乞求我帶牠進去店裡，略帶顫抖的身體很明顯的表示告訴我牠覺得很冷。這個動作讓我想起家裡以前養的那隻叫做皮皮的貴賓狗，牠也很喜歡在我腳邊蹭著撒嬌，發出嘰嘰的怪聲，

我們差不多養了牠半年，因為搬家緣故所以拜託舅舅拿去送人，那時我可是挺傷心的，這隻狗幾乎一天到晚與我形影不離，護送我上課，又等待我下課的。但是不知道牠被送到哪裡去，而且搬家後時間久了，我也習慣家裡沒有小狗的生活，慢慢淡忘了牠。有一回在街上走著，突然一隻狗跑過來向我又搖尾又吐氣的，我嚇了一跳，跟牠的主人談一下話之後才知道原來他是舅舅的同事的親戚，而這隻狗就是皮皮。我真的很驚訝牠還記得我，感動得快哭出來了！牠現在的主人說小狗只要認得氣味就不會忘，還會憑氣味記得誰曾經是牠主人呢。我看著這隻在腳邊的流浪狗，不知道牠腦子裡記得多少味道，有多少的過去可以循著鼻子找出來？常常忘東忘西的，我想如果我有這種「味道機制」就好了，那考試時噴一些香水就能無往不利，什麼都記起來啦！不過也因為忘東忘西的，總覺得日子很輕鬆沒什麼壓力。

其實我覺得小狗和老人很像，他們好像都靠著某個東西生存著，小狗靠的是味道，老人靠的是回憶，每次看到小狗在地上聞來聞去的，總會讓我想到對面的爺爺在我面前說以前以前，時間越過，積存的味道越來越多，累積的過去也越來越厚，到最後，所有的東西都會堆得滿滿，怎麼沖也沖不掉，腦子裡就被那些過去和味道影響著。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想那麼多，只是每次看到爺爺撿起他那個引以為傲的老招牌，再重新在掛上的身影就覺得很感慨，有時想和小月分享我這難得的感性，可是我想還是不要打擾抱著偶像雜誌的她神遊的情

緒比較好，爺爺的圓形招牌掛得很不穩，我跟他說過好幾次釘子要重釘才會穩固，他總是呵呵的對我說沒關係，反正今天掉，明天再拿起來就好了。這詭異的大風持續吹著，看來還有加強的跡象，我想明天一早他又得一個人拿著長條椅，踮著腳尖，雙腳微微發抖，拉長身軀的把招牌掛回屋簷下吧。

我起了身伸伸懶腰，打了個大哈欠加上幾個冷哆嗦，店裡頭的轉播依舊從玻璃鑽出，發出微薄的聲音，我聽到主持人說就快二十一世紀了，大家興不興奮呀？我想了想，待會就是二十一世紀了，是不是該做些什麼？想想明天的行程表，好像跟今天沒什麼兩樣，不行，我要做些特別的，看看手錶，十一點五十九分，只剩一分鐘了，我回到櫃臺，決定要以最快樂的心情、最愉悅的態度、最熱情的口吻來迎接這將要來的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一世紀，我掛起最大的微笑，挺直的站在櫃臺前，雙手平疊的期待著新來的第一位客人。收音機傳來的情緒振得喇叭滋滋作響，主持人像是脫了韁的野馬聲嘶力竭的要大家倒數，只剩十秒了！

十
~~~~~

有位客人來了，來個深呼吸。

九  
~~~~~

我要充滿精神。

八
~~~~~  
加油！加油！為自己加油！

七  
~~~~~  
他走向店裡，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看起來還蠻酷的。

六
~~~~~  
整整自己的衣角，不要太亂，新的開始，給別人一個好印象。

五  
~~~~~  
五了，五了，快了，快了。

四
~~~~~  
好緊張，好像要揭曉什麼大獎一樣。

三  
~~~~~  
快進來了，戴在他頭上的安全帽挺新的，在燈光下看起來還閃閃發亮咩！

二
~~~~~  
安全帽遮住了他的臉，可惜不能看清楚他那被我洋溢的熱情驚嚇到的表情，不過我還是會用盡全力大聲喊叫，把所有精神體力都奔放出來。

一  
~~~~~  
進來了！

零
~~~~~

「歡~~迎~~光~~臨~~！」我展現生平最燦爛的笑容，大聲的喊出來。  
收音機傳來群眾尖叫的聲音，主持人聒絮不停，由聲音就能感受那種  
興奮過了頭的情緒。

他慢慢走向我，亮出刀光，淡淡的說出一句：「這是搶劫！」  
收音機只有群眾尖叫的聲音。

我的新世紀。  
天啊！